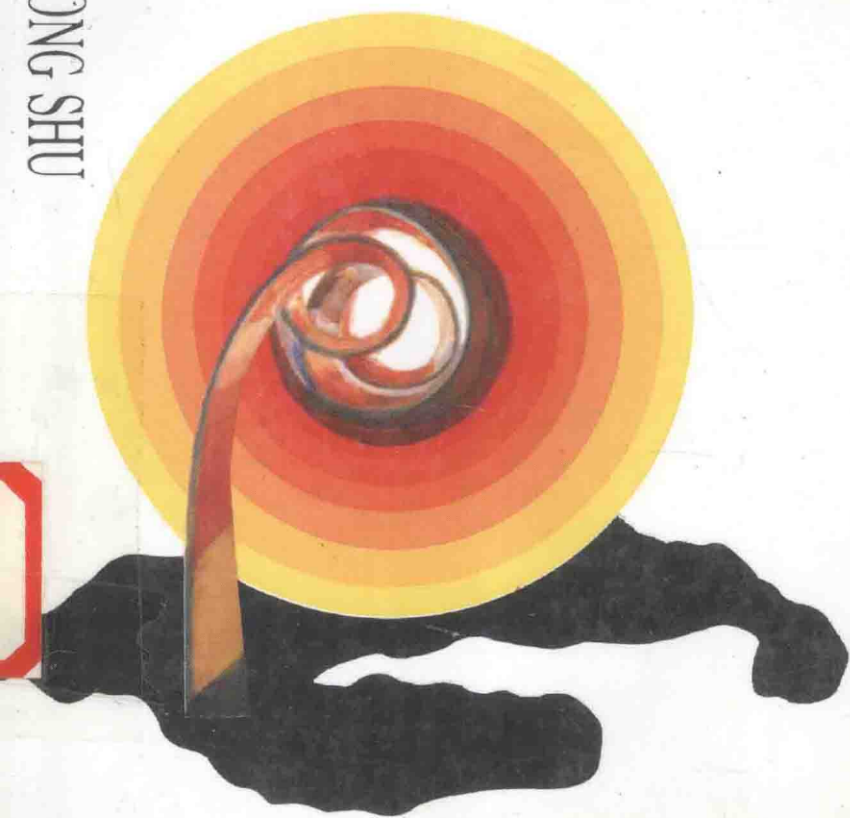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峡丛书
SAN XIA CONG SHU

三色人生

李继尧 著



●李继尧 著

三色人生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三色人生

李继尧 著

谭馆长见教

李继尧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98.4.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三 峡 丛 书

1—12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鸿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字数 198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,000 册

ISBN7—206—02331—2

全套定价:150.00 元 本册定价:12.80 元

也是多色人生(序)

映 泉

李继尧出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子之后，不声不响又写出一个长篇，付印在即，他要我写个序。之所以要我写，并非以为我有人作序的资格，而是我跟他同时出自一个小剧团，相互知道对方的底细。一个蛋好看也罢，不好看也罢，都是经历过阵痛的，朋友间应该分享这心血的结果。

继尧出生在漳河湾，一直对家乡怀着深深的眷恋，这部《三色人生》，就是一片眷恋之情的结晶。主角区子，是家乡人的化身，他身上几十年所背负的喜怒哀乐，也正是漳河湾人民共有的人生。其实，漳河湾人是这样，其他地方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人为希望而活着，尤其普通老百姓，更是依赖于风调雨顺和自己的辛勤能干，做着“种田放酒，吃穿不愁”的好梦。不幸“吃力的不讨好，讨好的不吃力”，命运之神并不保佑劳动者，相反倒给各种坏人以最大方便。一个人要在这等世界活下来实在不易，便有了各色的人生：或反抗、或妥协、或虚以委蛇，或投靠，或各种方法用上。这就是“三色人生”的全部涵义。

主角叫高粱区子，考察这个“区”字，似乎应该叫“虚”或是“嘘”。宜昌方言称没有米的瘪壳果实叫“虚壳子”爆竹不炸却能喷出火花的叫“嘘花”，人们将“虚”和“嘘”念成了“区”。将主角取这个名字，是人生一“嘘”，还是做人一“虚”？这一点，只有你读了小说才能明白。

我对老李的人生感兴趣。他的小说创作是退休前后的事，诚如他自己所说，不为成业，只为劳动自乐之不问行情，我行我素。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，对生活热爱的积极态度，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“退了休，打门球”，或是“种花儿喂猫儿引孙儿”，是一

般老人生活的全部。老李的不一般处,就在于绝不被动。

古人将“立德立功立言”称之为三不朽,无论这个提法今天怎么看待,至少一个人对一生负责的态度该是不会错的。立德吗?旧道德早就批了个落花流水,德的标准也没有个共同认可的尺子。立功吗?他既失去了拿枪赴战场的机会,也没有谁让他去救民于水火,留给他的空间只有“言”了。但这“言”不是吃饱喝足了不着边际的闲扯,也不是到处卖弄自以为高深的学问,更不是好为人师者的表现欲望膨胀,而是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抒发自己对父老乡亲的热爱,“功”与“德”也就寓于其中了。能够脚踏实地地干并干出了成果,就胜过了许多大话空话。

③ 这安慰就是:我无愧于此生!

李继尧的人生是饱和的,多色彩的。

1997年7月1日

目 录

序	映泉
第一章	1
第二章	36
第三章	69
第四章	99
第五章	134
第六章	163
第七章	196
第八章	226
第九章	252
后 记	277

第一章

漳河闯出荆山，便进入了地阔天低的一马平川。河水带着日月星辰，悠悠荡荡地流，似一曲古老的情歌。人们向她靠近，生命之火冉冉升起，于是炊烟成云，大地似锦。

乙亥年七月，漳河里走了一次巨蛟。巨蛟龟身两丈，蛇尾八尺，两眼像灯笼。它抬头舞身，引起漳河猛涨，百里平川一时洪水滔天。三日水消，漳河平原到处一色土红。一阵阵的乌鸦翻飞惨叫，觅不着一粒食。漳河湾的人慢慢回来了，庄稼完了，房子倒了，嚎啕惊天撼地。

十里长滩边的红高粱还活着。南风吹来，高粱摇着土红的叶，土红的穗，却没有一丝响声。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站在河边木木地望这片泥高粱。下午的太阳火毒，晒得他的前胸后背汗流成河，打湿了他的蓝土布裤衩。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跑进高粱林，扶那些完全倒地的高粱，他一根根扶，一根根摇。太阳西斜，他朝河边走去，用粗布汗巾洗脸擦汗，然后把水边的高粱扳下来，浇水洗穗上的淤泥。就这样一直忙到日落星现，才回家。

他就是曹九仙。河边这几十亩高粱地是他种的。从前这里是一片沙滩。十里长滩在这里拐弯，弯弯的沙滩每年落一层淤泥，曹九仙在这儿种高粱，一年收近百石高粱，刚够他作坊放酒。每年放300多坛酒，沙市一百坛，宜昌一百坛，剩下的供本县本地。往年涨水，一般只淹杆不没穗，今年淹了穗，而且淹了三天三夜，这高粱刚

含浆，水泡泥糊，肯定都是区壳。今年这酒怎么放？

这次大水半夜陡起，屋内的水齐大胯，他慌忙淌水转移了老母和小女腊梅转来，妻在赶牛出门时被大水卷走，连尸首都没找到。他平生第一次遭这炸雷般的轰击，击碎了他的心，使他成天昏糊摇晃，眼前的一切，对他恍如隔世。他已三天没进食了，他的五岁的小女饿得汪汪喊。八十岁的老母已饿得气息奄奄。他踏着星光进屋，腊梅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他轻轻推醒她，递给她一根嫩高粱杆：嗯，清甜！他点燃了油灯，揉他带回的两支高粱穗，用水淘洗，然后用磨推浆，点火煮糊。浆还未煮熟，腊梅就拿碗添了一碗，呼啦啦吃起来。煮熟后他添了一碗端进老母的屋里。

妈，起来吃一点！

老母翻了个身，睁眼看了一下曹九仙，又闭上了眼。九仙舀了一勺子，吹了吹，递到老母嘴边，老母伸手推开。九仙淌着眼泪站在床边，许久许久。昏黄的油灯照着母子俩蜡黄的脸，照着两把辛酸的泪。

老母终于慢慢睁开了眼，而且有一丝亮光射出：儿啊，把你苦了……你媳妇不该在我先走，我也要走了……媳妇你等等我！

“叭！”曹九仙的糊碗惊落在地上。妈妈！他嚎啕大哭。

老母拉他的手说：你大哥大仙过继给大伯后，你爹做了一批酒糍，藏在楼上尿桶里，里面还有个秘方。爹死的那年他跟我说了，我家的酒糍秘方应传给九仙，种田放酒，吃穿不愁。你——听——见——了——吗？

九仙跪下说：我听见了！

“我死后，跟你爹埋——一起……”

妈……！一声惨呼，撕肝裂肺，睡梦中的漳河湾为之一抖。

曹九仙安葬了老母，已是夕阳如血，晚蝉轰鸣之时，他抱着腊梅回家。前不久还是四口之家，此刻只剩他跟幼女两人，他想起他老母经常叨念的那句话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心里不觉

凄凉起来。人活在这世上，原是艰难的。吃饭的担子太沉重。从前有老母出主意，爱妻帮使力，现在一切该自己来。庄稼淹死了——再种；现在还是头伏，头伏的芝麻，二伏的豆；作坊——等收高粱后再开业，大水淹过的高粱都是区壳子，就用区壳壳放酒！

第二天他与乡亲们商量，请他们帮助收河滩上的高粱，一人一天一升红高粱。大灾之年，大伙生活无着，强劳动力都上河滩砍高粱，三四十人上河滩，一边砍一边下穗，然后下河洗掉泥巴，挑回放到稻场上晒，晚上打场，九仙把稍高点的高粱挪出来，每人一升，剩下的约莫四十多石瘪子和区壳，搬进了作坊。

大水之后，漳河湾的气温凉爽了许多，南风悠悠忽忽，天空万里无云，人们日夜忙补种。曹九仙用了两天补种了后面的土田。

第三日，他与隔壁望生商量，请他到作坊来帮助放酒，望生眯着那对烂桃子眼，笑成了罗汉：可以！这是老弟瞧得起我。望生视酒如命，干这活儿有酒喝。

第四天，他们洗蒸棚，备柴火，清用具，忙了一天。晚上九仙上楼拿酒糍，他翻开柴火堆，提出尿桶，只见满桶糍子已变成黄黑色，尿气钻鼻，他懵了：这糍子已经七八年了，该还能用？怪，七八年了，尿气还这样浓！放出的酒能喝？从前一蒸棚料，放二两糍子，老糍放多少？他拿了些出来，将尿桶放回原处。

他躺在床上，虽感疲惫之极，但怎么也不能成眠。最后他决定先用买回的糍子，等赚了钱后，再试老糍。这时，他的心便平和了，窗外月光照了进来，屋里空寂难耐，他想起了他的爱妻。那时，他干作坊，爱妻帮他打下手，凡事她争着干，晚上献给他无限的温存。他抹了一下眼角的泪，翻身向壁，他幽幽忽忽见父亲站在他面前，他惊喜不已：爹！

他的爹还是当年那个样，白褂白裤，举着个旱烟袋，定定地望着他就是不说话。

爹，你老来了正好，我明天开桶放酒，高粱都是些区壳子，我打

算用买的糍子……

——他爹猛地抽下烟袋，鼓鼓地望着他。

等酒卖出钱来，再试老糍。

他爹摇着头。

好，那我就用老糍……尿味……下多少？

他爹腾空而起，哈哈大笑，使他毛骨悚然！

儿啊，糍子好就好在用尿桶装，糍子出来后，先装在尿桶，至少两年，八年的老糍是精品，分量减半，你这死脑袋。他爹一烟袋砸来，他慌忙抱头大喊：爹——！

腊梅推她的爹：爹，你醒醒！

九仙醒来一身虚汗，这时天已大亮。

早饭后，他用老糍放酒，挨晚酒出，香气遍漳河湾，嗜酒的都往作坊跑，望生端着酒嚷：这酒，醇、甜、香，我喝了半辈子，从来没喝到这好的酒。

酒被乡亲们抢购一空。

曹九仙用高粱区子放酒，产量不减，酒醇味好，并广告乡邻，高粱区子也可以换酒。人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们排着队到他家购酒换酒，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。这年他放了四百坛酒，从此四乡五邻不喊他曹九仙，喊他高粱区子。

第二年春，漳河湾的麦子黑油油，高粱肥敦敦，雾特别浓，十步之外，但闻人语声，就是不见人。在桃花盛开时，来了一个打三棒鼓的大姑娘。此人眉目清秀，挺胸摆臀地来到漳河湾。她在高粱区子门口唱了一段“孟姜女哭长城”。高粱区子给她一碗饭，里面埋了一个鸡蛋五片肉，她抬眼深情地望了一眼区子，见他浓眉大眼，身材伟岸，一身白洋布衣服，微微一笑，她又抛棒敲鼓唱起了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。人们围了拢来，老人们倾耳细听，乍舌赞叹；青年人看得流口水，听得心旌摇荡。唱完梁祝姻缘后，青年人喊再来个。打三棒鼓的不慌不忙，抬眼找区子，区子站在最后，正眼巴巴地望着她。

请这位大哥点个曲吧！姑娘发了话。

区子哥，你点，你快点！青年人手舞足蹈，大喊大叫。

高粱区子手一扬，再唱个“长生殿”。唱完后，区子赏她一吊钱。

这姑娘从午后直唱到太阳偏西，最后她走进区子的屋找腊梅讨口水喝。人们散去。

等区子忙完了活儿回家，这姑娘正在跟腊梅梳头，见他回来忙起身道：大哥，我今日吃了亏，不想再转了，在您这儿借个歇，明日再上路。

区子见屋里多了个人，生气陡添，也很高兴，便说：出门之人，不必客气！只是我家就父女二人，十分寒酸……

这姑娘慌忙道：大哥，您怎么这样说……我家在天津，也遭了水灾，父母被水淹死，只剩我只身一人。她泪水如泉。

区子忙劝说：别伤心，你坐下，我来做饭，你唱了半天，饿了吧？饭我已做好。大哥你真是个好人，她瞟了一眼他。

这个打三棒鼓的姑娘名叫李芝，年方十八。第二天她没走，还是在区子家玩。帮助洗衣做饭，照顾腊梅，她和腊梅形影不离，晚上她与腊梅一块睡，白天她除了做家务外，还帮助区子记帐收帐。区子也特别高兴，觉得李芝进门后，家里也有了生气。外面的人碰到区子就说，你找了个好老婆。区子慌了：别瞎说，人家是落难之人，在我家暂且帮忙。这些话也触动了区子的心。每天晚上吃饭后，腊梅就上床睡了觉，区子和李芝在油灯下一坐一老歇，双方都含情脉脉，就是谁都不好开口。区子觉得李芝人样子好，百里挑一，人聪明懂事，会唱歌，据她自己说还会熬麻糖；自己大人家七八岁，已有子女在膝，不好开口。李芝则认为区子是她见到的大男子汉，文武双全，象唱本中的关云长。他家种田放酒，家境宽裕，觉得自己是个叫花子，不配，不好开口。他们每天一坐半天，然后总是由区子说：时候不早了，睡吧！两人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夏末初秋，收割季节已到。区子准备再蒸三天酒后，停止收割。一日晚饭后，区子与李芝又静坐灯下，区子把想了好久的话说了出来：

芝姑娘，你来我家帮工月余，我们还没有谈过工钱……

李芝一惊：大哥，你说哪里话，你收养了我，供吃供喝就感恩不尽。

区子说：你同情我们父女俩，愿在我家帮忙，我感激，但不给工钱不行，暂定一年吧，一年干完，我给十吊钱。

李芝低头流泪，不再回话。区子只好一个劲抽闷烟，他原想，先收为打工，平息外面的非议，然后再见机定夺。不想却引起了李芝的伤心落泪。他现在似乎感觉到她的心思，触到了她一颗蹦跳的爱心，快意满怀。

别哭，我们两家都有伤心事，你是个遭难人，今后我有饭吃，你也有饭吃……你没听外面的人胡嚼乱嚼？工钱暂给，你应该要，外面人问，你就照实说。他转身出外。

外面好风似水，明亮如昼。

秋收到了，区子与李芝下田摘棉花，砍芝麻，每天天亮下田，天黑归户，外面人的说长道短渐渐平息了，他俩在劳动中更熟悉了，生份与相互的戒备慢慢消除了。

河滩下的高粱，今年长得特别好，叶片黑油油，穗儿刁大如伞，南风吹来，它们摇摇晃晃，沙沙着响。区子与李芝收完屋后田里的庄稼，今天到河滩上砍高粱，由于怕涨秋水，他们先沿河边砍，临近中午时，他们已砍到河滩的拐弯处。区子说歇会吧！他丢下镰刀，提着水壶，向高粱林中一棵柳树走去，李芝也跟了进去。林中的树下特别凉快。区子喝了水，拿出酒壶喝酒。李芝坐下纳鞋底。她的衣衫全汗湿了，汗湿的衣服贴在身上，高耸的奶，圆圆的臀令人心醉，区子第一次这样仔细看她，看她已经熟透了的胴体。李芝知道他在看她，抬头给他媚人的笑，区子一惊，全身发热，心蹦蹦地跳。

李芝哎哟一声陡地站起，向她的臀上一巴掌：蜂子！她惊哭了，区子忙上前帮忙：没事没事，他一巴掌朝李芝的后臀打去，触到了她极赋弹性而细嫩的肉，全身像触了电，发热发麻，几乎晕倒了，他一下扳倒李芝，压在她的身上，李芝闭着眼，任区子发狂。她第一次尝到了女人最快活最甜蜜的味儿……

漳河静悠悠，一对白鹤在沙滩寻觅，南风阵阵，红高粱望着蓝晶晶的天摇晃。李芝慢慢地走过来，挨区子坐下，低着头轻轻道：区子哥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……

区子笑望着她，连连点头。李芝一直扑在他肩上：我们结婚吧，区子哥？！区子一侧身，把她揽在怀里，双手抱住她的肩，他的一双铁箍似的手箍得她喘不过气来，久久地，久久地，维持这沉默之爱的辉煌。河滩静静地倾听，天地默默地等待。李芝抬头吻了一下区子：嗯？

区子松掉李芝，慢慢地说：芝妹，你我去年都丧了亲人，待三年出灵后再说吧！区子的实意是他丧了妻。在漳河湾，丧妻必满三年后才能再娶。

李芝流着泪，哽哽地说：我受不了，不，不！

区子叹道：唉，没办法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漳河湾做人。

李芝还是哭。

区子又坐到李芝跟前，一面给她抹泪，一面说：反正你是你的人了，除你外，我谁都不娶！

李芝破涕为笑，一下抱住了区子。她从前的孤苦伶仃一下消除了，世界在她眼里充满着神秘和希望。

从此，她活跃了起来，在外面，见人就喊：哥、姐、叔、婶、嫂，喊得热乎乎的；在屋里，她以主人的身份，不停地干活，她还建议区子在漳河镇设个酒的销售点。她吩咐区子添制器具，今冬开始熬麻糖，年前卖，准赚钱。

这年冬天，区子与他过继的大哥曹大仙商量，将大仙酱园铺左边的仓库租给她卖酒。大仙同意了，房租是三百斤酒。冬月，李芝熬了一千斤麻糖，制了三百斤芝麻棍子糖。腊月，区子叫李芝上漳河镇坐铺卖酒，带卖麻糖。李芝穿着新制的洋布花衣，头包青布扎花巾，端坐铺房，见人先笑，后按来人的年龄叫哥、伯、姐、婶，然后打酒卖糖。腊月的漳河镇，赶集的人山人海，区子酒铺门前从早到晚一直人成堆，挤搯喊叫，十分热闹。李芝忙得不可开交。区子每日送酒四五次，挨晚他协助李芝卖酒，燃灯时分，他俩倾柜清钱。往往这时，大仙便来聊聊，大仙比九仙大三十多岁，个儿矮小，山羊胡子深洞眼。开始，他只是关心区子的生意，三天后，他发现区子的营业额已超过了他的“曹兴记”杂糖铺和酱园铺。酱园杂糖生产是他几代人的家传，在漳河镇方圆几十里是有名的，因此他成了漳河镇的首富。现在他见区子的经营超过了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很不安宁。这几日他发现，区子的芝麻糖销售特别好，比其他的杂糖价廉物美，农民很喜欢，每每抢购一空。一日下午他走进区子的铺店，拿起一根芝麻糖一咬：嗯，不错，又脆又香又甜，在哪里进的货呀？

李芝忙於买卖，第一次听到大仙那似女非男的勾铎腔，一怔，扭头一瞥：哟，是大伯呀，这棒棒糖是我自己熬的。

你是哪家的姑娘啊？

我姓李，老家在天门，逃水灾到这儿来的。

大仙站起来瞧了下李芝，见她樱桃嘴，糯米牙，眉清目秀，笑问道：你不过二十岁吧？

李芝答道：满十八，进十九。

不简单。是个难得的人才。大仙走出店门。

区子送酒来了，见大仙忙说：大哥请坐！

我已坐了会儿，你们忙。大仙朝李芝笑笑，跨出大门。

李芝说：大伯您老既然来了，得给我提个意见啦！

好好，你一个人抵我酱园铺的三人。

你夸奖了！

大仙转身道：区子，你与李芝忙完了到我那儿吃晚饭吧？

区子说：多谢。我们晚上还要放酒熬糖。

大仙回到家里，一人坐在火盆边喝茶，大老婆张兰拐着小脚进来问晚上吃什么，他扬手说随便。一会儿，小老婆严秀隔窗问道：陈老么送来五十斤草鱼要不要？

要。他还欠我们三十吊钱，扣去鱼钱，剩下的叫他年前送来。严秀说声好，转身走了。年关将近，后院传来杀猪声。他起身关上门窗，坐在躺椅上心思缕缕：区子拣了个漂亮的女人，一个能干的麻糖师傅，加上他的祖传酿酒，不出三年就会超过我。尤其是她熬的芝麻糖，把我的杂糖生意抵销了一半。我若能得到李芝，我的杂糖铺就能赚大钱，就能继续雄居漳河镇。区子与李芝感情很好，但区子刚死了老婆，三年内不能娶，现在他们是帮工关系，得马上想办法挖这个人。

第二天下午，大仙又来到区子的店铺，给李芝端了一碗肉丝面，进门就嚷：李芝快吃，我来帮你打酒。

李芝不好意思，推说：要您劳神太不应该，这下我还不饿。

客气什么呀，趁热快吃。

李芝只好吃起来，大仙瞅着李芝不眨眼，深洞眼里射出热辣辣的光，李芝不好意思，低下了头。

大仙问：李芝，你帮区子一年多少钱呀？

十吊。我当时说不要钱，难为区子哥收我，给碗饭吃就不错了。

你这好的手艺，不要钱怎么行啦？依我看还少了。李芝，你老大哥办了个糖厂，专制杂糖，没有熬麻糖，你来我这儿来，每月五吊钱，逢年过节，老大哥还另有嘉奖。

李芝忙道：大伯，我已说过，不要钱，只图糊口。再说，区子哥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眼下又无帮手，我怎么能……

大仙嘿嘿笑道：不错，这小的年纪，就明大义。

大仙从区子酒店出来太阳已临西山，街上的人仍然推搡不动，卖小菜的沿街摆摊，卖灯笼的举着杆儿吆喝，卖门神、对联的挑着担子转，卖鱼、卖肉、卖杂货布匹的店铺门口仍挤着人。他走到下街向右转来到河边。河边埠头上停了一批船，有的在上货，有的在下货。他走拢去，见一只大柏木船上有“沙市恒昌”字样，人们正在往船上搬酒坛，区子见大仙走来，忙喊：大哥，你怎么有闲工出来走走呀？

大仙这才知道是区子在发放运往沙市的酒，忙问：今年发多少？

恒昌今年要 200 坛。去年增发了 50 坛，今年又增发 100 坛，恭喜发财！他朝泰安号船走去，泰安号正在上他的酱油酱菜坛。他问当事人的严新：货发齐了么？

发齐了，酱油 50 坛、酱萝卜、大蒜头、青菜头各 20 坛。他们说加点的，不加了？

老板说不能加了。

大仙沿路返回，北风野大，他缩着脖子，袖着手进街，街上已是灯火一片。

李芝回家时，天已黑了。她迅速刷锅做饭，待区子从河边回来时，饭已做好。他今天特别高兴，恒昌去年破例要了 150 坛，今年又涨成 200 坛，说明他的酒在沙市销路广。他打趣地说：李芝你真的成了我的内当家了，俗话说：听老婆的话，有财发，今年按你的意见办，我们就大发。

李芝闷着吃饭，不予理睬。怎么不高兴？

李芝说：当初我要你结婚，你不，现在你又当我是你老婆，莫高兴早了！

区子：什么什么？！